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守一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此四字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子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利鈍難異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

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
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

敢計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

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

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

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藏本無此字萬物之小故

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

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

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也譬猶

草木之因山林以茁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

無此字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為焉俗人見天地

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曰曰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萬
物為天地之子孫夫蚤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蚤非
我不生而我非蚤之父母蚤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
於醯醋芝橘按橘當作橘即禮記芝橘也廣韻之產
於木石蛭蠃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
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
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
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
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月榮
衛不輟閔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
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

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戊
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按妖當作妓麗性理必平和

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舛陋疴弱或且

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

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

也我自育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

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藏木作受氣流形者父母也

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

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

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

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按頃當作頃



揚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

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為德德

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作所

如不合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為之

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

賢不必壽愚不必天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

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

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

黃髮天之無為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

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

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

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本列有上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藏本作澄藥唯樓觀本者儒作禮樂今據之改正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元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特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元默自藏本無此字守無為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
 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藏本作 遑遑務在匡
 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沾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
 何有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
 之業孰為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
 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按利
作祿仕與上文子下 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
文耳已喜恥為韻 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觀貴不欲
 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
 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為推步之
 苦心不為藝文之役眾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為無慮

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

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藏本

字比屋而可求藏本 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

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

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忠舊誤作 貞盡於事君仰馳

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為不通片

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為世人之所則動履為天

下之藏本無 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

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

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

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

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
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
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
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
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
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
知其大效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
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
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
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藏本作獨能斷之機兆之未
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

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
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
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肖當作謂爲純在
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
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縲汲百仞之
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
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
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
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
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
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

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蔽
哉抱朴子曰妍媸藏本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
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
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
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
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
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
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
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為久
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
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

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

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

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原注咎一作吝乎夫

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

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按祿當作錄

秋必已淮南子人間訓前論仙篇云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字義正同馬之野人古公

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

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

玉而指之藏本無此字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

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

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

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
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
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
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
曰要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
不能並成則棄置藏本作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
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大夫八

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為柱史甯封為陶正方回
 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
 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
 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 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
 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藏本無 何必修於山林藏本
 字二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
 誼譁以縱逸為歡以榮任為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
 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
 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為猶常如此况又加之
 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冒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
 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

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
 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
 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
 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為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
 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
 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為妄
 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
 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
 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
 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
 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

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
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
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
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
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
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
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藏本無吐之二字
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藏本作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
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
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于千則老者
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

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
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從日中至夜
半六時為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
水水為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為之滅噓虎狼虎狼伏
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為兵
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為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
遙為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
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
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
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
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

欬故眇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當重有不交則坐致壅閉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元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養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

者以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懣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元妙之途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

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
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
按鱔當作鱓假借爲鱣鮪之鱣顏氏家訓書證論後漢書三鱓尚書大傳注鱓或爲鱣鱣鯉也其用字正同傳寫者誤認爲蛇鱓之鱓而改之以俗鱔字失之遠矣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肖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接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

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

作華雖祖述黃老憲章元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

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肖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
 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藏本作四老鳳
 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跼於林藪
 而無損孝文當有誤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
 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為臺榭
 峻岫為大廈翠蘭為網牀綠葉為幃幙被褐代衮衣
 薇藿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干
 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
 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
 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

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
 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
 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
 見及也抱朴子荅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
 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疑作不為之虧大化
 不為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疑凶之才立朝之
 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臺疑之損者乎方
 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用之士有
 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勳高
 者有循資藏本作待漏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
 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

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舍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怵怵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竒士退今藏本作會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旣韜盧鵲將烹子房出元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胄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

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濊其高不

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

其峻挹藏本作并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

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

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

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

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荅曰人生星宿各有所

值旣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

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竒怪也夫五經

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

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藏本作闡且

命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
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
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為幾里上何所
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
乘藏本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
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
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為
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
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欃槍尤矢旬始終繹按
繹當作鋒澤謂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
天鋒及格澤也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

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
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郊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
曰此六家之書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
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為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
生而戴天誦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
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地
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元之又元妙之極妙
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蠶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
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鬣一本作鳥爪狗蹄脩臂交股黃
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作沉沙壹
藏本作觸木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當作宇

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
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
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為幾里上何所
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
乘藏本作刺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
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
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為
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
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機槍尤矢旬始絳繹按絳繹
繹當作鋒澤謂天鋒及格澤也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
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

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
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郊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
曰此六家之書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
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為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
生而戴天誦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
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地
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元之又元妙之極妙
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蠶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
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一本作鳥爪狗蹄脩臂交股黃
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作沉沙壹
藏本作觸木目非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當作宇

天墮璧

原注璧一作璧

飛犬言山徒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

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

原注一作丑

倚枯貳

貳舊誤作二今

正負抱極

極舊誤作柱今校正

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

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

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讓遞生

按元當火作交

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

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聖卿之

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

藏本作乘譌

鼈強林邑

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

按來當作采

而蟲飛

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

刻本作內其

振

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于

文

按文當作合事見後辨問篇

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

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

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

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

飛木鷄之翩翾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

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

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

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

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闢何足

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

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

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

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

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

音聲乎窈冥之內獨豨豨猪四字據刻本如此疑傳

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

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

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

而靜負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

強名為道已失其真况復乃干割百判億分萬析使

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藏本馳騁流適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問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所傾越之災有所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腍沃醑醪醴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

穎守請虛坐求乞福顧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

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

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藏本無此字請命變起膏肓

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

而委禍於鬼魅葢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

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

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

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不無疾病也夫神不歆

非族鬼不享淫祀阜隸之巷不能紆金根藏本作之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

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

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貨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按頌當作須事傾竭見漢書武五子傳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尤信鬼文今校正神威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

以王

藏本作往非

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

碩非玉帛之不

按此下疑有脫文

豐醜信之非不款敬之非

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按妄當作忘將

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痾緣

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

按當有脫字

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

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

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
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
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
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
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
刳剝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縱而爲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
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
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旣没之日無復凶器之直
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
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
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

冑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
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
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
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
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
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
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
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
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
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
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

禍崇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
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
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
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扼舊誤作
振今校正腕發憤者
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
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
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
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
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
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
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

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
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
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
道起於何時余荅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
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
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
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
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
疑作復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
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
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

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
避役之吏民依寬為弟子者恒近千入而升堂入室
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
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
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
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
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
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无異以欺人豈
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為
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
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為真死也夫神仙之

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今寬
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
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人間一二百
歲住年不老藏本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
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
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
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
是而非者實為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
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麀按此下有脫文風俗
通怪神篇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與以下三而
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
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

去本主來於胷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
是村里間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
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
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
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
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
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
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
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
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
以一狹其目偶愈便殺狹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

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向來註謂福常車馬填溢酒
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
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
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
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
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
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作土有神能治病愈
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
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于其來
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
絃不絕如此數年忽目前忘餅母問之乃爲人說始

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
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
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
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
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
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
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藏本或持器遺
遺當作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
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
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
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

令盲者登視蹙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山積

二字舊誤
倒今校正

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

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
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
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
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
法皆爲當作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
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
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
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
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
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
佩天文之符劔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
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元執一含景環身
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
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
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
蓄蓑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
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
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
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太氣以誤晚學之散

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

道之末也先此下當有脫文以為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

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

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

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

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

後六經謂遷為謬夫遷之治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

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

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
 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為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
 據藏本作處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
 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
 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
 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
 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
 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

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

藏本作式者哉

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
 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
 抱螢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鮒鰕于
 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
 吐之者崐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
 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
 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
 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
 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
 為貴多者為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

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
甚尠鴻刻本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數而虬龍
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
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
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
符焚輪虹霓寢其祆積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
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
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
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
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
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

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

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

怒於上或藏本無此字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

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

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下二愈字

藏本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

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

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藏本於鼎也君臣易位

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

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

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

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荅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藏本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有明誘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公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元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旣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

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蕈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翮爾蔽軌於元漢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旣不喜誼譁而合刻本無此字按當有脫誤未詳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藏本有凡俗之間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當有司加之當脫罪福當作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

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
獨往得意嵩一本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

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為仙

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

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

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

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為源

本儒之為末流既闢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

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

術輕身重義藏本作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

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

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

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

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

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需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

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藏本作為

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

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

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接慎當而無悶此所以為百

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

汗隆末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

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

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為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狖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擯與木石為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荅曰摛華騁豔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案耶當作即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為滅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未世庸

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僂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按令當作舍嚚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觀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當勝二字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當蒼蠅之藏本脫蒼字之字力駕質以涉原注一作日响按响當作响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按奮當作奪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

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
耳既觀奧祕之宏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
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
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
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
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藏本作根
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
造元洲或棲板原注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
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
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
逍遙虹霓翱翔丹青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

未爲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
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圻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守四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此字

經曰上藥令人

身安命延昇為

藏本無此字

天神

御覽引此下有仙字

遨遊上下使

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

札曾青雄黃雌黃御覽引無此二字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

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

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

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

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

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

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御覽引次

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

次則石柱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御覽九

四引次則石脂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

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御覽大觀本

一名純盧御覽大觀本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

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

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蕤門冬或名顛棘或名淫羊

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

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蕝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

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為益尤遲也服之百

日皆丁壯倍駛駛舊誤作於朮及黃精也入山更可

蒸若者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

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為

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

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欬及殺蟲

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

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

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御覽

九百引御覽引珠服其

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

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御覽引耳而服之日可三合

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米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觀
本草引糧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一二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

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彩率多似山元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碗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

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
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
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
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
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
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
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
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墮入偃蓋中良
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
芝墮不息而偃自有一至而偃二十四字各本皆脫去御覽引有今據之補全蓋亦
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

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
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
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
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疑徑尺
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
子所在有之沁水山本草圖經引為尤多其在大石作近水之山
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
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
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
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
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

成三升

御覽引作牛

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

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

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

明而自動服一升

御覽引作牛

得千歲矣石硫黃芝

御覽九百

入十七引

無芝字五岳皆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

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

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

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

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

原注一作字

內記不

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

刻本無此字非

脂淪入地千歲

化為茯苓茯苓萬歲其之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

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

御覽太觀本草引作焦

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其籠之去之

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

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匕日

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栝木

御覽九百九十二引作射干按

所引為藥部射干門當不誤也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

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

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

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

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

藏本無此字

其腫痛所在以

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

按當有人千字

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錫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御覽九百五十三九百八十六引皆無此字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御覽九百八十六引作一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土以立夏御覽引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

御覽引

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

尋木華元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檉桓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

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
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七日三至
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如昇龍之相負也以葉
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
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
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
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
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
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
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
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

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
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
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
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
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
陰乾未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
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
搗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
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提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
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
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

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鉄鎚鍛其頭數千

原注或下作十

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

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

五百歲也又千歲鷲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

御覽

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

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

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

之下或生泉

御覽有水字

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

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

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采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

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

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

勿以山偃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

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日

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

原注

或作

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

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諸芝名

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

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

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

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

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

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丘以

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元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為水或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為粉或以無巔草檮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藏本三年久服藏本無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藏本關可藏本此三字作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而藏本不傷膚藏本與仙人相見又他物理之即朽

著火藏本作即焦而五雲以納猛火中經時終不然

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大觀本草

小有異據又向日看之晻晻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霑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

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

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晔晔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

色大觀本草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

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

本草引石化為水乃凝之或以元脬腸

大觀本草引元脬腸作猪

字二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

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

下癥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干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

使以致行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為誌大如黍米在鼻

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

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

服元真者其命不極元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

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邊成服一二百斤乃可

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以熬

漿消之為粉亦可餌以為丸亦可燒以為粉服之一

年已上入水不需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

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

于閩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

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元蟲血漬玉為水

而服之故能乘烟

御覽八百五上下也玉屑服之與

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

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

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

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

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

忌乃招原注招一作始合得瑤璋環璧及校原注一作裝劍所用

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為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

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

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

餌之亦可以龍膏煉之然按此下當有日字三服輒大如彈

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

可服服之可以長久入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

浮石水蜂巢大觀太平草引此下有鱉字化包形蛇黃合之可引長

三四尺丸服之絕却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

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

或云大蟹此四字當是小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

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

行廚至也桂可以菘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

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此三字當是小和服之七

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

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

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

之則可以斷穀原注一作楮一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餌

之一年老者還少令六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大觀本草

引作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

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糞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資

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

服之此物主補腦久御覽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元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

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疑作丸制命丸羊

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

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

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

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

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

劉寬太傅表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

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

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

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

耳菊甘而蕙苦諺言所謂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

菊但為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

方所謂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周盈皆一菊

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

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

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

亡祖鴻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曾為臨沅令云

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

去子孫轉多天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

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

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

八十四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

而得壽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

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

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賣糧將之送置山穴中

瞿在穴中藏本有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

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

叩頭自陳乞哀大觀本草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

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計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

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大觀本

遺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

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

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

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

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

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

三寸面體皆具但為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

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

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

地仙也于藏本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

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

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

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大觀本草引作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大觀本草引作松柏葉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

食木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聞藏本作閱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荅言未可也木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御覽九百八十九服大觀本草引作當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

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御覽

九百九十引作羨非後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

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

視有光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林子明服木十一年耳

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

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四十八日

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

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癥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

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

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忽舊誤作勿今

校正息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

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措持耳

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

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

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

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

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

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

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

答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

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

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

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左過右 右就左

次舉右 按右當右過左 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 藏本無此字 後有九跡

小神 按疑有丹字 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

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納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渥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分為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温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此二字據前餌銷黃金法猪負革肪肪舊誤作方脯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肪藏木無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尔食一斤金壽藏木無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此字

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篩下藏本作下從誤今改正醇藏木無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原注一本凡三藏本無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别有光矣自小神方至此皆又不具出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辨問

此篇中言... 凡此皆... 守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守五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 童蒙應聘諸國突無

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
有入俗之高真疑作具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
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
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
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
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
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此下舊衍書字今刪
正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
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眾所不及者
便謂之聖故善圍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
卿馬綏明於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

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
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上二十六字藏本脫校本約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二增

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

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藏本作忠校本
依御覽更正於今有木

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

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上十六字藏
本脫刻本有吾試演而論

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刻本無
上二字狄機械之聖也附

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

廖上箴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

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

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

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
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
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
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
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荅之曰孔
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
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
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
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
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

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
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
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
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亦不得也玉鈐
經藏本作云非按玉鈐經又見前主命原曰人之吉
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

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
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
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
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
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

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
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此二字爲當衍
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
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
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
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
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
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
至精彌久然後一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
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
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

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

遠煩勞

刻本作
頰舌

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

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有當自術於俗
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
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
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絙登撞擿盤緣
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
躡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
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首向隔牆
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
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

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
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欲則渴灼之則熱
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
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
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
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
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
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
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
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
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其匹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

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

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藏本作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

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

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

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

之意須荅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

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

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

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廢焚又不知傷人

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

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藏本作栖栖遑遑席不暇溫
 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
 所不解也問鄰子以烏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
 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
 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
 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
 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
 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
 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
 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干執百鬼長房縮地脉
 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嘘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

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荅之
 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
 孔能振翻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
 為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
 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
 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
 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
 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為之而祕不告人
 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
 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
 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

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闔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論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言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藏本作倍非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遠藏本作遠非篤醜之嫫母陳侯伶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悅甘而七字非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喜樂而七字非魏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
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
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
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
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
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遣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
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夫穀動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
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
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
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
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
起於汀溼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
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
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旣不能生生而務所
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
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
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

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壽
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
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朝
則羽翻參差則世閒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斗勺之
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藏本作移非之據未極而
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
指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
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
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
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
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

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藏本作也凡夫不

徒不知益之為益也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

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

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

之藏本無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

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

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

以至億也若能愛之藏本無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

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

乎抱朴子荅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

合成之藥或受祕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

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

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

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藝文類聚十一御端坐

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

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

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藝文類聚御元素二女

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好則記白澤之

辭相地理則書青鳥藝文類聚御之說救傷殘則綴

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

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

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他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為乎抱朴子荅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原注一作後一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為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有長竒怪開藏本作闕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宋巴當作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為之立廟

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被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荅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綠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為死也黃藏本有石原注一帝字非石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

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
太足君高丘子不肖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
各仙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
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
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
高其言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
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報
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
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很最是天
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荅對之者
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荅之允當始皇懼

悟信世閒之必有仙道既厚意遺又甘心欲學不死
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
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
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
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
死者何也抱朴子荅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
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
藥而不知還年原注悞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
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
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
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

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
 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
 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
 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為道
 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
 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
 受氣本少受氣本少藏本不重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
 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
 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
 久乍刻乍剥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
 脫刻本於枯瘁者以其根蔕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

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
 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剥劇乎搖
 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眾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
 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
 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
 欬或滿刻本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
 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滅之證
 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
 上藥不能救也凡為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
 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為氣為血者根源已
 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即息

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為煙為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為疾猶以氣之之日為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藏本無此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為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元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浮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

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

而或昏暝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

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頽烈火燎原而

燥卉前焚龍當作籠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

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

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

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

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

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

為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

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閒乎抱朴子

日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疑房之道上
 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
 少壯而知還年疑房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
 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
 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
 悲衰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
 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
 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
 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
 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

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
 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
 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當有起
 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
 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
 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
 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
 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
 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
 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人則壽損耳是
 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
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
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
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
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
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
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
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
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勤求

守六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
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
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
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
求之不篤者安可銜其沾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
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
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
有官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
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

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
 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
 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
 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閒自有
 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
 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沾名加
 之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
 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竒士異人
 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
 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冶黃白水
 瓊原注一瑤作權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

者則多疑有脫誤而毀之曰此以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
 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
 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
 凌暑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論之無物百年之壽
 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
 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
 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
 年喘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况
 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
 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
 世閒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

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

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元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元去世可且地仙人閒若彭祖

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卽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卽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

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

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

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

原注一作郊垌

祈連方轉元功騁

鏡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

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

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

下於堪師者直爾蹴進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

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

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

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

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

所索欲刻本作取陽為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

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

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偽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

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

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

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

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

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藏本

無此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

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頽矣由此論之明師之

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

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

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

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

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故

後之知道者干藏本作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干所篇

然率多教誡之言不冒善為人開顯大向之攝歸也

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

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

各隨其用心之踈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

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

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藏本無此字耳或但將之合

五
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
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
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
之閒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
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
屬勤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
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
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
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面
卷誦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叩頭以向
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

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
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

藏本有求明師之直
秘術五字衍

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誦老空耕石田而
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
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
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
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
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
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
請爲輒強暗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乃深而不可
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

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惛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

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勢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辨即辨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仞之壘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

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
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
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
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
以博涉已足終不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
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
而誘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
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
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
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
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冝懷妬善

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

以此之儼然而曾臆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

明藏本無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

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

亦如竊鍾振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

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

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

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視

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

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冝不恥下

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書數之

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
况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
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
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
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
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
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
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銜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
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
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
慙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

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
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
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
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
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
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祟於幽翳知禍
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
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
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
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
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

乎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
虛名恥師授之斃勞雖日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
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
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
日故不斃憂耳若誠知之而刑剗之事可得延期者
必將為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
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
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熱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
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
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
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元虛之言未有究論

長生之階徑箴藏本闕此字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

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

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疾藏本作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

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

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

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

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

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

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

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元妙者亦徒進失干祿

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

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